



破廟裏的祕密

楚 城 著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破廟裏的秘密

楚 城 著
丁 斌 曾 畫



少年兒童出版社

內 容 提 要

我國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中，有一個小朋友冒着生命的危險，救了一個負傷的游擊隊員。他把這個游擊隊員藏在一個破廟裏。敵人知道了這件事，就在莊上搜查。一天夜裏，這個小朋友給游擊隊員送水，被敵人發現了，就被抓了去。正在危急的當兒，游擊隊打進村裏，消滅了敵人，救出了那個小朋友和負傷的游擊隊員。

書號：文 0018 49 千字 定價(4)二角九分

破廟裏的秘密 (高)

著 者	楚	城
繪 圖 者	丁	斌
出 版 者	少 年 兒 童 出 版 社	
	上 海 延 安 西 路 一 五 三 八 號	
印 刷 者	上 海 新 華 印 刷 廠	
總 經 售	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	

1955年6月第1版—第1次印刷 1955年11月第1版—第2次印刷

印數 13181—88200

開本 787×1092 1/28 印張 3 2/7

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登肆號

目 錄

征服了神像·····	一
破廟裏的秘密·····	三
什麼樣的鬼伯伯·····	一〇
是同志們·····	一四
游擊隊走遠了·····	二〇
對佑瞎子的恐嚇·····	二三
田野裏的砲聲·····	二六
戰鬥結束以後·····	三〇
告訴爸爸去·····	三三
黃老師·····	三五
到破廟裏去·····	四二
有五角星的洋磁碗·····	四四
弟弟的訛詐·····	四九
沒有現鈔可不行·····	五五

我一定給你弄水來·····	六
不說，什麼也不說·····	七
難猜的謎·····	八
水，水·····	九
同志們打來囉·····	十
爸爸·····	十一
真便宜了這狗東西·····	十二

征服了神像

一條彎曲的小河，把石家堡分成兩半，河南的叫前莊，河北的叫後莊。

在這靜靜的發綠的河上，筆挺地張着幾片荷葉，青蛙伏在荷葉上，鼓脹着肚皮「呱呱」地叫。幾隻灰白色的小鴨，安閑地在柳蔭下游蕩；有時牠們一齊鑽到水底去尋食魚蝦，當牠們浮到水面上的時候，總是失望地振一振翅膀，用扁嘴理理羽毛。因為這條河裏除了青蛙和泥鰍，連一條像樣的魚兒都沒有。

在前莊東頭，靠在小河的岸上，有一座破爛不堪的古廟。廟裏沒有和尚，也沒有香客。幾尊神像歪歪斜斜地倚在神龕裏，不是這個折了手，就是那個斷了腳。蓋滿灰塵的錦袍下面，露出了它們殘斷的肢體——木板，稻草和泥塊。

破廟的院子裏，長滿了半人高的野草，就是大白天，黃鼠狼也敢大搖大擺地在草叢裏穿來穿去，耗子在屋簷下「吱吱」叫個不停。

以前，人們常常傳說這個廟裏有鬼作怪。從來不說謊話的老更夫金松爺爺，就時常對人說：有一次他深夜在廟前打更，親自聽到過廟裏有敲木魚的聲音。至於廟裏的黃鼠狼，人們連碰也不敢碰，反而敬畏地叫牠做「大仙」。

孩子們都不敢到這兒來玩，只有小龍潭時常到這兒來。他鑽到草叢裏，扒開牆腳下的碎磚捉蟋蟀，有時攀到屋簷下的柱子上，捕捉牆洞裏還沒有長毛的小麻雀。夏天炎熱的中午，他時常躺在神龕旁邊略微有些潮濕的方磚地上睡午覺。至於黃鼠狼精呢，他一點兒也不放在心上，趙老師曾經告訴他說：這是迷信，只好嚇唬小孩子。當然囉，他已經不是小孩子，去年他就滿了十足歲啦！

不過當他初次單獨來到這兒閑逛的時候，心裏確實駭怕過。他怕那神像猙獰的面目，怕那破廟裏的荒涼和死一般的寂靜。

那天小龍潭帶了一把只剩下半截的腰刀走到大殿上來，他對那些神像打量了一下，心想：「難道這些泥人真的會作怪嗎？大概是迷信。」於是他壯着胆子，對神像大聲喝道：

「別儘朝人瞪眼，我不怕你！」

「我不怕你……」破廟的四壁響起了回聲。

小龍潭打了個寒噤，全身的毫毛都直立起來了。他立刻從地上撿起一塊碎磚，喝道：

「你再瞪眼，就揍你！」

「就揍你……」又是嗡嗡的回聲。

他對準一座神像，使勁把磚頭扔過去，正巧打在那座神像的臉上，鍍金的泥塊簌簌地落下來，眼睛鼻頭被打掉了，它一點也不威風了。

他索性爬到神龕上，對另一個長着大鬍子的神像說：

「我要拔掉你的鬍子！」

說着，伸手就抓了一把鬍子，用力一拉，連下巴都一道拉下來了。接着，他又用刀去砍其餘的神像的頭。

等他喘着氣從神龕上爬下來的時候，他對着那幾座被破壞了的神像滿意地笑了，因為它們被自己征服了。

從這天起，他就時常獨個兒到廟裏來玩。

破廟裏的祕密

天很熱，小狗躺在牆角下，拉長了舌頭急促地喘息。白頸鴉張開尖嘴，鑽在白菓樹濃密的枝葉中，一動也不動。

小龍潭睡好了午覺，就從神龕下面爬出來，打了個呵欠，又揉了揉眼睛。等他完全甦醒了的時候，就從案桌下面，抽出了那把破舊的腰刀，放在台階的青石

上沙沙地磨起來。磨一會兒，就向刀上吐幾口口水，然後用手擦去刀面上紫黑色的鐵鏽。慢慢的，破刀上就露出了亮光。

一會兒，刀已經磨得雪亮。他爬到神龕上，從紅色的幃幕上割下了一根長布條，抖掉了布上的灰塵，把它纏在刀柄上。然後他爬下神龕，把刀高高地舉起來，一面喊着一面跳着，從台階上奔到院子裏來。

他把自己設想成威武的騎兵，現在正向敵人陣地上英勇地衝殺過去。

「投降嗎，啊？你們這班『流亡團』」〔註〕！」他對院子裏的野草大喝。

「……………」對方沒有回答。

「嘿，還敢頑抗！」

小龍潭被激怒了。他揮舞起腰刀，向草叢中無情地砍去。刀在強烈的太陽光下發出閃閃的光芒，野草的尖葉紛紛飄落在地上，草葉上的綠汁染污了「馬刀」。一會兒院子裏所有的野草都只剩下了半截。小龍潭呢？也被太陽晒得汗流滿面。

〔註〕 第三次國內革命戰爭期間，解放區有不少反動地主逃亡到蔣匪統治區去，組成反動的武裝組織——「流亡團」（亦稱「還鄉團」）。他們依靠蔣匪的武裝力量，回鄉向農民實行殘酷的報復。

當他確信「流亡團」已被全部殲滅了以後，才勒轉「馬」頭，威武地走上大殿。他使勁地把腳踢得「登登」響，同時揚起手臂，向他假想中的夾道歡呼的貧農羣衆答禮。

這時他不禁大聲歡呼：

「萬歲！」

「萬歲！……」牆壁上響起了嗡嗡的回聲。

屋梁上有一隻小麻雀，被這突如其來的喊聲嚇昏了，「啪」地一下掉到案桌上，然後撲了兩撲無力的翅膀，飛到神龕上去了。

小龍潭一下子爬到神龕上，正要伸手捕捉牠，猛不防一個黑影子「呼」地一下從眼前掠過。他吃了一驚，原來是一隻老麻雀，牠正「喳喳喳」地急叫着求救，同時又一次勇敢地向他頭上猛撲過來。

他招架過了老麻雀，小麻雀又不知道鑽到神像背後什麼地方去了。他爬到神像背後，決心要捉住牠。神像和它背後的神龕後壁之間，是一個狹窄的過道，很暗。因為他人小，才能勉強擠進去，不過那幾座神像只是搖晃，像要被他推倒似的。

他伸開手在暗中摸索着，什麼也沒有摸到。倒反黏了滿臉的蛛網。他繼續向

前走過去，忽然好像有什麼東西拉了他一把似的，「嘶啦」一聲，褲子被扯破了一大塊。

「糟了，這下少不得要給奶奶臭罵一頓！」他想。

小龍潭伸手向神龕後壁上一摸，摸着了一個小鐵環，環上生滿了糙手的鐵銹。

「敲煞你這倒霉東西！」

他順手舉起刀來，向小鐵環上狠狠地砍了一記。「康郎」一聲，板壁也跟着搖晃起來了；同時發出「吱咕吱咕」的聲音，牆頂上的泥灰也跟着沙沙地落下來。

「嗯，板是活動的！」他想。

小龍潭已經忘記了捉麻雀，他好奇地抓住那隻環，再輕輕搖兩搖，板壁又「吱咕吱咕」響了。接着他使勁一拉，「咔嚓」一聲，一扇小門打開了，裏面黑洞洞的什麼也看不見。一股渾濁的霉味和腐爛氣味直衝出來，鑽到他鼻子裏。他不禁打了兩個很響的噴嚏。整個屋子也嗡嗡地打了兩個噴嚏。

「篤！篤！篤！」黑暗中突然傳來一陣急促的響聲。

他急忙把門關上，同時死勁用後背抵着門板。

「哎呀！一定是金松爺爺說的那個敲木魚的鬼！」他想到這裏，全身的都豎起來了。

「篤！篤篤篤！」

那個聲音還在繼續響，好像就在他背後的小房間裏，又好像很遠。

他想喊，可是你喊破了嗓子，村裏也不會有人聽見。他真要哭出來。

最後他想出了一個法子！他把刀緊緊地抵在門上，這樣，就是真的有魔鬼也衝不出來。然後他用力一擠，鑽到神像前面來了。

強烈的太陽光從屋頂的破洞中射進廟裏來，變成一根根明亮的光柱。廟裏亮堂堂的。一點兒也沒有什麼可怕。廟前面的大白菓樹上，有一隻啄木鳥在啄樹皮，發出「篤！篤！篤！」的聲音。

「原來是你！」他生氣地從地上撿起一塊碎磚，猛力向樹上擲去，一隻長着美麗花紋的啄木鳥，吃驚地揚起翅膀，向遠處飛去了。

在台階前的院子裏，被砍斷的野草正在陽光下枯萎下去。他真替自己難爲情，一個騎兵英雄還怕鬼呢！於是他堅決地轉過身子，擠到神像背後，拔起了那把刀，把門重新打開了。

「有鬼嗎，快出來，我小龍潭可不怕你！」

他大聲地對黑暗中吆喝，同時用刀向門裏面砍了幾下。裏面靜靜的。他記起口袋裏有一匣火柴，就掏出來劃了一根。原來這是一個普通的夾牆，只有一張床鋪大小的空間。

他爬進去，又劃了一根火柴。夾牆裏面充滿了令人惡心的霉味。地上有一堆垃圾和破棉絮團，他用腳把棉絮踢開，四隻還沒有長毛的小老鼠擠在一堆，在微弱的火光下不停地顫抖。在他頭頂上的牆洞裏，有一隻大老鼠在吱吱地直叫，好像是在恫嚇這位不速之客。

牆壁上有一條裂縫，從裂縫中透進一綫亮光。小龍潭把鼻尖緊貼在牆上，眯起眼睛從裂縫中向外面張望。牆外就是小河，河上的蘆葉在微風中搖擺。河對岸，是一塊玉米地，玉米幹上已吐出一縷一縷的白鬚。纏繞在竹籬笆上的扁豆藤，結滿了紅色的豆夾。

就在這個時候，在玉米地的那邊，小龍潭看到有一頂雪白的草帽在太陽光下面閃了一下，接着又是一頂。後面還有兩三個人，頭上都頂了一張大荷葉，很快地沿着玉米田邊上向前走，一會兒，他們就被後莊的一排房子遮沒了。

「便衣隊！」小龍潭心裏緊縮了一下。

可是他搞不清楚他們是游擊隊呢還是「流亡團」，因為在這帶邊區（註②），時

常有反動派和游擊隊雙方的便衣隊活動。當人們沒有弄清楚他們是屬於哪一方面的人以前，總是躲避着他們。

「要是同志們就好了，我可以向他們討一粒子彈殼，做一柄假手槍，那時候場鼻子這個鬼東西就再不敢欺侮我了。」小龍潭想。

他一轉身爬出了這個夾牆，從神龕上爬下來，然後衝出了院牆門。

這時，後莊傳來了一陣急促的狗吠聲。

他立刻停住腳步。想：

「游擊隊好久不到這兒來了，要是萬一碰上『自衛隊』〔註二〕呢，那不是好玩兒的，只會挨他們死揍一頓！」

他打定了主意：還是回家吧！於是就放開步子，沿着小河奔跑起來。河岸上的碎瓦片被他踩得「卜卜」響，青蛙張大着吃驚的大眼睛，「拍通拍通」地跳到河水裏。水面上激起了一道水花。

〔註一〕 敵佔區和解放區交界的地區，叫邊區。

〔註二〕 「自衛隊」是一種地痞流氓和地主的爪牙所組成的反動武裝。

什麼樣的鬼伯伯

小龍潭奔到家門前的打穀場上，老遠就看到弟弟二娃子，他的兩隻小手扶在門框上，左腳輕一下重一下地踢着門檻。一看情形，就知道他剛哭過了。

小龍潭悄悄地走到弟弟身旁，叫了一聲：

「娃子！」

弟弟一聲不響地回過頭來，果然，他的眼眶裏還含着眼淚呢！

「告訴哥哥，誰欺侮你啦！」

「是伯……伯伯，他……」

「他在哪兒呢？」

「在家裏！」

「是什麼樣的鬼伯伯，敢欺侮二娃子，我倒要給他點顏色看看！」說罷，就一直衝進院子裏去了。

他還沒有跨進大門，就聽到一個男人的沙啞的吼聲：

「去它媽的，這都是從我家裏搶來的！」

接着是摔碎碗碟的聲音。

小龍潭聽得出這是大伯張季植的聲音，春天土地改革的時候，他逃亡到城裏去了，可是今天他回來了。

小龍潭輕輕地走到屋裏，他看到大伯躺在涼床上，一隻腳翹在飯桌上，另一隻腳跟不停地敲打着桌面。他的肥大的身軀把涼床壓得吱吱響。

「我的田，養活了你一家子，可是你反過來鬥爭我，分我的東西，這班窮光棍，真是狼心狗肺！」

他猛力地敲了一下桌子，桌面上的東西一齊跳了一下。

媽媽臉色蒼白，一聲不響地倚在房門口。

「我說，你才是狼呢！爸爸種你的地，可是打的糧食都裝到你屋裏去了，這是剝削，沒有窮人種……」

「嗯！剝削，這是誰告訴你的！」張季植眯起充滿血絲的眼睛，慢慢繞過飯桌，向小龍潭走過來。他身上發出一股令人惡心的酒氣和汗酸臭。

「以前學校裏的黃老師講的！」

「我就給你看，我是怎樣的狼！」

他一下子向小龍潭猛撲過去，小龍潭一閃就轉到院子裏。他撲在大門上。

「不許碰孩子，死鬼！鬼迷了你的！」奶奶在大門口擋住了兒子。「從我進了你家門，張家就沒出過好人，你老子是酒鬼，你還是酒鬼！——啊——噎！」奶奶一生氣，就要打噎。

「剛出殼的雀子，就喳喳地叫了！」張季植扶着桌子，搖搖晃晃地走到牀邊上，一屁股坐下去。

「娘！別管他，讓他把我一家子都弄死吧！看他能過幾天舒服日子！」媽媽在房門口用帶哭的聲音說。

「嚇！你們以爲共產黨還會來吧，別做夢，他們早被趕下東洋大海啦！現在哪裏不是中央的地方。以……」

「你吹牛，又雞賊！」小龍潭在院子裏喊。

「你這個小兔崽子！」張季植漲紅了臉，正要站起來，小龍潭已經跑到院子外面，喊道：

「你個老兔崽子！叫游擊隊用槍崩了你！」

張季植恨恨地吐了口唾沫，繼續說：

「你種我的田，就得給我交租，從古以來都是這個規矩。我有田有糧，有牛有馬，是我前世裏敲木魚修來的……」